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昭陽赤奮若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

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夏四月癸未帝

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壽二十三

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

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

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

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

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

舍讀曰捨

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

長知兩翻少時照翻

廣陵王不

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為

九江太守

九江郡屬揚州唐濠壽廬滁和州地守武又翻

即日承皇后詔遣行

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

樂成史樂成德劉德吉
丙吉利漢不知其姓

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

文帝之八子也

乘六乘傳今乘七
乘傳傳張戀翻

詣長安邸

詣王國皆置邸長安此謂長安之昌邑邸也

光

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

子也

哀王名髡武帝子也

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

獵不止嘗游方輿

方輿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輿縣屬焉方音房與音

豫

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

好書術而樂逸游

好呼到翻樂五孝翻

馮式搏街

馮讀曰憑臣璜曰搏促也

師古曰搏挫也音子本翻

馳騁不止口倦虋叱咤

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翻

手

苦於簪轡

師古曰簪馬束

身勞虋車輿朝則冒霧露

師古曰冒莫北

翻犯也

畫則被塵埃

被皮義制

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

暴步木制

冬

則為風寒之所匿薄

師古曰匿興偃同言過疾風則偃靡也薄言迫也

數以乘

脆之玉體

師古曰乘柔也音而充翻脆音此芮翻

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

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

師古曰宗尊也隆高也

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廣廈大屋也旃與氈同

明師居前勸誦

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

國之道

治直之翻

訢訢焉發憤忘食

訢與欣同

日新厥德其樂豈

街櫺之間哉

樂音洛下同

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

師古曰形體也俛

音免

進退步趨以實下

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以下虛弱不實

吸新吐故

以練臧

師古曰藏五藏也練練其氣也臧古藏字通音徂浪翻

專意積精以適

神

師古曰適和也

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

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

師古曰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

美聲廣譽

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

師古曰臻至也

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

至今思慕未怠

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

於宮館園池

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

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

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

行下孟翻下同熾與熾同

息庶翻

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

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

數所角翻

使謁者千秋賜中

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孔穎達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修訓治治之乃

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修

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

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

龔姓也左傳晉有大夫龔堅

內諫爭於王外

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

爭讀曰諄相息亮翻

亡古無字通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易曰王臣蹇蹇

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

郎中令善媿人

師古曰媿古愧字也媿辱也

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

戲飲食

騶導車而為訶者也宰人掌膳食者也騶側鵠翻

賞賜無度遂入見王

涕泣郤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

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

師古曰閒讀曰閑辟音闕

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

膠西王謂于王端也

王曰

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于桀紂

也

擬與擬同師古曰擬比也

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

訖讀曰悅

唯得所言以于是

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

今大王

親近羣小

近其新翻

漸漬邪惡

漸子廉翻漬疾智翻

所習存亡之機不

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

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

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

去羌呂翻下同

王嘗見大白

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

方山冠以五采轂為之前高七寸後高三

寸長八寸樂舞人服之冠方之冠古玩翻考異曰昌

邑王傳云無頸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若

頸以下似人而無頸何以辨其為犬且安所施冠蓋傳誤也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

言在側者盡冠狗也

言王左右之人皆狗而冠也

去之則存不去則

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

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

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

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

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數所角翻下同說讀曰悅度徒洛翻大

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決即協翻洽也徹也王道備王之所行

中詩一篇何等也中竹仲翻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于何詩之文也大

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行下魚翻師古曰汙濁穢以存難以亡

易

易以啟翻

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

汙

烏故翻

號

戶高翻

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

慎自省

省悉景翻

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

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

定陶縣為濟陰郡治所

行百三

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

從才用翻

王吉奏書戒王曰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闇諱與陰同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

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

大將軍

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

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屬之寄幼孤焉大

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

襁負兒衣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廣八寸

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上李奇曰絡也以縵布為之絡負小兒孟康曰小兒綱師古曰孟說是緥小兒衣李奇曰緥小兒大籍又齊人名小兒被為緥緥舉兩翻緥博抱翻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

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

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其仁厚豈有量哉臣

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

留意常以為念王至濟陽

班志濟陽縣屬陳留郡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州莒南

縣西南濟

子禮翻

求長鳴雞

師古曰雞之鳴聲長者也范成大曰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形矮而

大鳴聲圓長一鳴半刻終日啼號不絕蠻

甚貴之一雞直銀一兩邕州潞洞亦有之

道買積竹杖

文顯曰合

竹作杖也

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

師古曰凡言大奴者

謂奴之尤長大

者也善其名也

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

師古曰使者長安使人也讓責

也安樂史逸其姓

相息亮翻樂音洛

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

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

師古曰以善付吏也湔灑也洒濯也行下

孟翻屬之欲灑下同湔子願翻洒先禮翻

即捽善屬衛

士長行法

師古曰衛士長主衛之官捽持頭也音才兀翻長知兩翻

王到霸上大鴻

臚郊迎

臚陵如翻

騶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

壽成人名昌邑太僕也乘繩證

制下同

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葬喪望見

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

廣明注見上卷元鳳元年三輔黃圖宣平門長安城東出

北頭第一門其外郭名東都門

王曰我嗌痛不能哭

師古曰嗌咽也音益

至城

門遂復言

復扶又翻

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

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

文顯曰吊哭帳也

未至帳所

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

哭盡哀止

鄉讀日嚮

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

竢綬襲尊號

竢斯氏翻綬音受

尊皇后曰皇太后壬申葬孝

昭皇帝于平陵

平陵屬右扶風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自崩至葬十日

昌邑王既

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徃徃超擢拜官相

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

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

師古曰謂新居喪服

日與近

臣飲酒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旒

漢大駕法駕前驅有雲罕九旒皮軒

鸞旗薛綜曰雲罕旌旗名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郭

璞曰皮軒革車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師古曰皮

軒之上以赤皮為重蓋今驅馳東西所為諄道

孔穎達曰

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詩蒲內翻師古曰非也

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

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

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

師古

曰版瓦大瓦也覆敷又翻

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

以昌邑王習詩故云

然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母信讒

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也吳越春秋云

越王勾踐為吳王嘗惡即其義也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

近其如不忍昌邑故人

師古曰如若也

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

詭禍為福

師古曰詭反也

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

丞河東張敞上書諫

班表太僕有兩丞續漢志丞一人秩千石河東郡屬并州按此時河

東郡常屬司隸

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

師古曰蚤古早字

大臣憂懼選

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

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

言屬車耳屬之欲翻

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

觀化聽風

師古曰言政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

國輔大臣未寢而

昌邑小輦先遷

李奇曰挽輦小臣也

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

將軍光憂慙

慙母本翻又音滿又音悶煩慙也

獨以問所親故吏大

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

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

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

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

建議而白

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

師古曰光

不涉學故有此問也不讀曰否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

世稱其忠

師古曰商書太甲篇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也

將軍若能行此亦

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

給事中給事禁中也西漢以為加官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

師古曰圖謀也

王出遊光祿大夫魯

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

者陛下出欲何之

之往也

王怒謂勝為祆言

祆與妖同音於驕翻

縛

以屬吏

屬之欲翻

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

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

厥罰常陰

漢儒作洪範傳以五事應五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皇

君也極中也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承天理物雲起于山而彌于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故有下人伐上之病也時則有

下人伐上者惡察察言

惡忌諱也察察言不敢明言之也惡烏路翻

故云臣

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

諫

數所
角翻

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

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師古

曰唯唯者恭應之
辭也唯於癸翻

延年起至更衣

師古曰古者延賓必
有更衣之處也更工

衡翻

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

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

無決先事誅矣

與讀曰豫
先悉薦翻

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師古曰三人共
言故曰參語

癸巳光

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

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

色

師古曰凡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

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

田延年前離席按劍

離力智翻

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

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

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

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

日之議不得旋踵

師古曰宜速決

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

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凶凶不安光當受難

師古曰受其憂

青也難
乃旦翻

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

將軍令

師古曰言
一聽之也

先即與羣臣俱見

見賢
通翻

白太后具陳

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

殿

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貢莊
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是也

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

溫室

晉灼曰長樂宮有溫室殿三輔黃圖溫室殿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謂長樂宮固亦有溫室但漢諸

帝皆居未央則此當
為未央之溫室也

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

中黃門屬
少府黃門

令師古曰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
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此百石

王入門閉昌邑羣臣

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

羣臣

內讀
曰納

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先使盡驅出昌邑

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

將即亮翻
騎奇寄翻

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

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

師古曰卒讀曰
猝物故死也自

裁謂自
殺也

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

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

從才用
翻師古

曰安馬也余謂安得
罪猶言何所得罪也

項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

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被皮義翻如淳曰以珠飾襦也

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襦汝朱翻

盛服坐武帳中侍御

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陞戟陳列殿下

期門屬光祿勳掌執兵送

從武帝為微行與勇力士期諸殿門故曰期門

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

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

等

臣敞下即連名史以等字約言之

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

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哀

師古曰典喪言為喪主也斬哀謂縗

裳下不縗直斬割之而已縗步千翻

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使

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

傳張戀翻見賢遍翻

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

前

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信璽行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

就次發璽不封

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璽更不封

之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

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

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

更工衡翻教讀曰俄

為書曰皇帝問

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

妻

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

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

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

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倡音昌

召內泰壹

宗廟樂人悉奏衆樂

鄭氏曰秦一樂人也余據武帝祠泰一用樂舞召歌兒作二十五

弦及空侯瑟又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宗廟樂有文德昭德文始五行之舞嘉至永至登歌休成之樂房

中祠樂安世樂昭容樂禮容樂其員八百二十九人

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

師古曰北

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三輔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回十餘里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

桂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鹿

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于果下乘之故曰果下馬

使官奴騎乘遊戲掖

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

斬

掖庭令屬少府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本永巷令也要與腰同

太后曰止

師古曰令且止讀秦

也

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

悖蒲內翻離力智翻

尚書

令復讀曰

復扶又翻

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

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續漢志諸侯王赤綬四采青黃縹紺列侯紫綬二采紫白

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免奴謂奴免放

為良人者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

從官官奴夜飲湛沔于酒

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湛沔者乃荒迷之義也沔與

酒

獨夜設九賓溫室

師古曰于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

延見姊夫昌邑

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

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

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

王也余謂賀八繼太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

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縱一橫為旁午

猶言交橫也

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

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

數所角翻更工衡翻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

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

讀辟

曰

五辟之屬莫大不孝

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辟五刑之辟也

辟頻亦翻

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

出之絕之於天下也

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不能於母也

宗廟重于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

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

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

道不失天下

引孝經孔子之言爭讀曰諍亡古無字通

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

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

師古曰即就也組則古翻說文曰組緩屬

續漢志乘輿黃赤綬四米黃赤紺纁長丈有九尺九寸五百首

奉上太后

上時掌翻

扶王下

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

戇涉

降翻任音壬

起就乘輿副車

乘繩證翻

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

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左右

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于左右

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

古者廢放之人屏于遠方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不及以政

師古曰言不豫

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

漢中郡屬益州房陵縣唐為房州

太后詔歸

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

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為山陽郡

昌邑國本山陽郡也今國

除復為郡

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

知

朝直

又不能輔道

道讀

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

餘人

下

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

數

得

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

何以無諫書

王式時為昌邑王師以授王詩治

式對曰

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

不為王反復誦之也

為于偽翻下同師古曰復音方目翻

至于危亡失道

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

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

宮太后省政

省悲景翻

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

后遷勝長信少府

長信宮名少府掌其宮事班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

長信少府

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張晏曰以太

后所居名也

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

長樂少府也

三輔黃圖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

余據表

長信少府後改為長樂少府則長信長樂非所

宮也張

賜爵關內侯

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

姓譜史周

史佚之後師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姊有孺子凡三等

生子進

師古曰進皇孫之名也

號史皇

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

涿郡屬幽州王夫人名翁須

生子病已

師古曰蓋

以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為節更改諱詢

號皇曾孫皇曾孫生

數月遭巫蠱事

見二十三卷武帝征和二年

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

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

師古曰漢舊儀郡邸獄治

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收繫者衆故皇曾孫寄在郡邸獄

故廷尉監魯國

丙吉

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丙姓也左傳齊有丙厥功臣表有高苑侯丙倩

受詔治巫

蠱獄

治貞之翻

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

師古曰重

音直用制

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

置間燥處

季奇曰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輕弱不任守復令作于官亦一歲故班史謂之女徒復

作復作者復為官作滿其本罪月日班志渭城縣屬扶風師古曰間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閒讀曰開燥蘇老

翻

吉日再省視

省悉景翻

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來往長

楊五柞宮

師古曰二宮並在轅厘皆以木名之水經注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漏水又

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師古

曰條謂疏錄之

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

獄

班表謁者令屬少府續漢志主宮中布張諸褻物漢官云秩千石蓋當時權為此使

吉閉門拒

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

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

劾戶武

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

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

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諸京師邸

治獄姓誰名如文穎曰不當在官不當在郡邸獄也師

古曰守丞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

作譙字言姓又非也仲馮曰守丞蓋郡

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

使誰如移書京

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

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微卿並養數月乃

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

師古曰少內掖庭主

府藏之官也食讀曰飮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而食之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

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

醫藥

幾居衣翻數所角翻

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

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

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

應劭曰掖庭官人之官有

令丞宦者為之詔敕掖庭養視之始令宗正著其屬籍

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

太子思顧舊恩

張賀安世兄也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上書為賀請得下獄室後

為掖庭令師古曰顧念也

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

賀欲以女孫妻之

妻千細翻下同

是時昭帝始冠

冠古玩翻

長八尺

二寸

長直亮翻

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

孫欲妻以女

譽音余

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

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

復扶又翻予讀曰與

於是賀止

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

暴室屬掖庭令師古曰取暴曬為名蓋主織作染練之署

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宦者作嗇夫也師古又曰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

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非獄名唐夫者暴室屬官亦猶縣鄉耆夫姓譜許姓出高陽本自姜姓炎帝之後太嶽之裔其後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因封國為氏

下乃關內侯

師古曰言曾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得下劣猶為關內侯也為于偽翻

可妻

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

嫗謂廣漢妻也說文曰嫗母也音威遇翻

廣漢

重令人為介

師古曰更令人作媒結婚姻重音直用翻

遂與曾孫賀以家財

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于東

海濱中翁

服虔曰濱音福師古曰姓濱字中翁

高材好學

呼

到然亦喜游俠

師古曰喜許吏翻

鬪難走狗以是具知閭里姦

邪吏治得失

吏治直

數上下諸陵

師古曰諸陵皆據高敞地為之縣即在其側帝

每周游往來去則上來則下故言上下諸陵數所角翻上時掌翻

周徧三輔嘗因于蓮

勺鹵中

班志連勺縣屬左馮翊賢曰故城在同州下邽縣東北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

縱橫十餘里其鄉入名為鹵中師古曰鹵者鹹地今在櫟陽縣東今其鄉人謂此中為鹵鹽池程大昌曰蓮勺

唐下邽縣蓮音輦勺音酌

尤樂杜鄠之間

班志杜縣屬京兆鄠縣屬扶風樂音洛鄠音戶

常在下杜

孟康曰下杜在長安南師古曰即今之杜城括地志下杜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

杜伯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

文穎曰以屬弟尚親故歲時從宗室朝會也如淳

曰春日朝秋曰請師古曰尚冠者長安中里名帝會朝請之時即于此里中止息三輔黃圖曰京兆尹治尚冠

里朝直選翻舍
如字請才性翻

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

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

屬任天下之寄

屬之欲翻

孝昭皇帝早崩亡嗣

亡古無字通

海內

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

復以大誼廢之

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今宗廟有奉既而恐危社稷故廢黜之皆以大誼

而行也

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

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

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

已在掖庭外家者

蘇林曰外家猶言在外人氏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

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

吉前使居郡邸時

使疏吏翻

見其幼少至

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

孟行下翻

願將軍

詳大義參以蓍龜豈宜

句斷言參以蓍龜卜其宜與不宜也

寢顯先使入

侍

師古曰侍太后

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

中會丞相以下議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

復扶又翻

上時骨翻

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

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

萬姓

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為子故云子萬姓

臣昧死以聞

昧死冒死也

皇太后

詔曰可先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

僕以輅獵車迎曾孫

文穎曰輅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近世謂之輅獵車孟康曰今之載

獵車也前有曲輅特高大獵時立其中格射禽獸李奇

曰輅輿輅車也師古曰文李二說是時未降天子車駕

故且取其輅便耳非取其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

高大也孟說失之輅音零

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

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師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為天子

也見賢

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

癸巳廢昌邑王庚申立宣帝漢

朝無君二十七日天下不搖霍
光處此誠難能也上時掌翻 謁高廟尊皇太后為太

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

班表侍御史屬御史大夫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此嚴

非莊助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

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

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八月己巳安

平敬侯楊敞薨

班表安平侯食邑千汝南

九月大赦天下 戊寅

蔡義為丞相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與

數月曾孫立為帝許氏為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少女與

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

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偃仔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

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太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

宮初置屯衛

漢太后常居長樂宮太皇太后自昌邑之廢居未央宮今宣帝既立復歸長樂宮樂

洛音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詢字次鄉諱詢之字曰諱應劭曰諡法聖

善周閭曰宣余據帝本名

病己元康二年乃更名詢

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

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

昭帝始元二年霍光以捕馬何羅功封博陸侯二千三百五十戶今益封萬七千二百戶元鳳六年張安世封富平侯三千四十戶今益封萬六百戶楊敞始封安平侯七百戶今益封其子忠四千八百四十七戶蔡義始封陽平侯今益封通前凡七百戶范明友始封平陵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九百二十戶韓增始封龍雒侯今益封千戶建平侯杜延年始封二千戶今益封二千三百六十戶蒲侯蘇昌始封千二十六戶今益封王譚始封宜春侯今益封通前凡一千一百八十八戶魏聖始封當塗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二百戶屠耆堂始封杜侯千三百戶今益封夏侯勝始賜爵關內侯今益封千戶凡十人封田廣明為昌水侯趙充國為營平侯

田延年為陽城侯樂成為爰氏侯王遷為平丘侯凡五人周德蘇武李光劉德韋賢宋畸丙吉趙廣漢八人皆賜爵關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

稽音啟

上謙讓不受諸

內侯

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欽容禮下之已甚

胡越

兵胡騎及越騎也東西宮衛尉長樂衛尉及未央衛尉也侍中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奏事給事中給事禁中

皆加官也下胡稼
翻已甚言過當也

夏四月庚午地震 五月鳳皇集

膠東千乘赦天下勿收田租賦 六月詔曰故皇太子

在湖未有號謚

戾太子死事見二十
二卷武帝征和二年

歲時祠其議謚置

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

得祭

師古曰謂木
生之父母也

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

祖宗之祀愚以為親謚宜曰悼

如薄曰親
謂父也

母曰悼后

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謚法不悔前過曰
戾又思念曰戾

皆改葬焉 秋七月詔立燕刺王太子建為廣陽王

燕王旦克建為庶人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廣陽國屬幽州旦克燕國除為廣陽郡今因以為國名刺

音來
昌翻

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

封胥子弘為王
加親親之恩也

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

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

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

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廷尉正秩千石庭中漢書作廷中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也余謂通鑑作庭中言漢庭之中也數所角翻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儗

民車延年詐增僦直

師古曰僦謂賃之與雇直也僦子就翻

盜取錢三千

萬為怨家所告

怨於元翻

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

師古曰為

之開通通路使有安全之地也

延年抵曰

師古曰抵拒諱也抵丁禮翻

無有是事

曰既無事當窮竟

師古曰既無實事常令有司窮治盡其理

御史大夫田廣

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

公羊傳僖十七年夏滅項

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常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

當廢昌邑

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

延年字子賓事見上昭帝元平元年今縣

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師古曰謂自乞與之也柳宗元曰哉疑辭也何哉猶曰何

如也乞音氣

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

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

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韻畧其季翻

謝田大夫曉

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

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

其拒諱故不佑之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

語牛倨翻

延年曰幸縣官寬

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

閉閣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

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

斷頭也刻
武粉糊

夏五月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

茂盛而廟樂未稱

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糊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

千石博士議于是羣臣大議庭中

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庭中謂朝廷之

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

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

師古

曰言無五穀之苗

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

畜謂曰蓄

無德澤于

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

難為于偽翻

此詔書也

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

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

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

下獄

劾戶舉劾
下選嫁朝

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

德文始五行之舞

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
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

始四時五
行舞也

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論語載孔
子之言

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

更冬

師古曰更歷也
更音工衛翻

講論不忘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

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

岑娶且死

復扶又翻妻七細翻漢書作岑厥
師古曰岑音仕林翻厥音子侯翻

以國與季父

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

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

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

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

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

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趣讀

曰促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

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

先悲薦翻

漢

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

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

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

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

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為校尉

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

張晏曰禮婦人從夫諡閔其見殺故

無二諡師古曰共讀曰恭余據班史自高后以下皆從夫稱之未嘗有諡也至帝諡孝武衛皇后曰思亦以其不令終也至于東都如

光烈明德始從夫而加二諡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

小女成君道無從

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納其女

會許后當娠病女

醫淳于衍者

姓譜淳于出於姜姓周公之後

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

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

掖庭戶衛掌衛掖庭門戶戶郎主之也

謂衍可

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

安池池名監掌池之官為于偽翻

衍

如言報顯顯因心生辟左右

師古曰辟謂屏去之音闕

字謂衍曰少

夫幸報我以事

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少時照翻

我

亦欲報少夫可乎

晉灼曰報少夫謀弑許后事

衍曰夫人所言何等

不可者

師古曰無事而不可

顯曰將軍素愛少女成君欲奇貴之

願以累少夫

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翻

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

大故十死一生

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翻

今皇后當免

身可因投毒藥去也

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丘呂翻

成君即為皇后

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常先嘗

安可

師古曰與衆醫共難治之又有先嘗者何可行秦治直之翻

顯曰在少夫為之

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

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

附子與天雄烏喙同出一種有大毒

齋入長

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

師古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合音閭飲於禁翻

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

有毒

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

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

衍出過見顯相勞問

勞力到翻

亦未敢重謝衍

師古曰恐人知覺之

後

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

劾戶

緊翻

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

語牛據翻

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

吏急行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

會

奏上光署行勿論

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余據霍光

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于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為是上時掌

翻顯因勸光內其

女入宮

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

犇走毆畜產遠遁逃

師古曰毆與驅同

是以五將少所得

少詩召翻

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

自張掖

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

至烏員

自雲中出塞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

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

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

自酒泉出塞

斬首捕虜得單

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

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祈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

雞秩山

自西河出塞

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

弘等

姓譚楚大夫叔山冉之後案夫子弟子有冉伯牛冉有使疏吏翻還從宜翻又如字

言雞秩

山西有虜衆祈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

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祈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

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

自五原出塞

即止兵不進斬首

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

鹵獲而祈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

孟康曰逗遛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

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佳同又音豆

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

百官表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下

選嫁翻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

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

谷蠡音鹿黎

獲單于

父行浪翻及嫂居次

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

名王犁汗都尉千

長騎將以下四萬級

犁汗都尉犁汗王之都尉也師古曰千長千人之長長知兩翻馬

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

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獸物也佗音徒河翻 考異

曰常惠傳四萬級為三萬九千人七十餘萬頭為六十餘萬頭今從烏孫傳

烏孫皆自取所

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薩

長羅侯國屬陳留郡賢曰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

次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

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

勝音升

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

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復扶又翻

惠

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

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

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

還從宣胡又
如字下同

過發西國

兵二萬人

自烏孫還所過
西國皆發其兵

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

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

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

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

師古曰
置猶放

王執

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龜茲殺賴丹事見上
卷昭帝元鳳四年

大旱六

月己丑陽平節侯蔡義薨

陽平屬東郡
曰前紀作乙丑誤

考異

甲辰

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

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

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

大雨雪

雨于具翻

一日深丈餘

深式鵠翻

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

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

今音零

烏桓入其東烏孫

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

以餓死

重直用翻

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

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遣三千餘騎為

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

師古

曰當者報其直

滋欲鄉和親

師古曰滋益也鄉讀曰嚮

而邊境少事矣是

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

漢為鉅筩

蘇林曰鉅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鉅若今盛

錢載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鉅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全授于中也筩音同受吏民投書

使相告訐

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又翻又音居謁翻

於是更相怨咎

更工衡翻

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

名

降戶江翻

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

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

師古曰僵僵仆音赴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

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

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

辜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

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開也使

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鉤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閭里銖兩之姦

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

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謀

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

神

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翻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

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長知兩翻治直之翻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赦天下初許后起微

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舉馬侍從

益盛

從才用制

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縣讀曰懸

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

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

景帝元帝令郡國各立太祖高

皇帝廟太宗文皇帝廟壞音怪

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

學之士有以應變

師古曰謂禦塞災異也

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

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

五日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

刺史

揚州統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等郡

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

儀

易以或翻

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

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

常相呼字也

上亦以是親信之

師古曰知其質樸也

嘗見出道上語

師古

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見賢過翻

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

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

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

前事

師古曰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

勝復為長信少府後遷太子太

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

傳之恩

為于
偽翻

儒者以為榮

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

于

安丘淳于二縣皆屬北海郡安丘春秋時之渠丘淳于春秋之州國

廣川王去坐殺

其師及姬妾十餘人或銷鉉錫灌口中或支解并毒藥

煮之令糜盡廢徙上庸自殺

廣川王去景帝子廣川惠王越之孫師古曰糜碎也

地節元年

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元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

春正月有

星孛于西方

字蒲
內翻

楚王延壽

景帝立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傳子道孫

注曾孫純延壽純之子也

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

附助之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因使何

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

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取讀曰要遺

於季翻長如字

毋後人有天下

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後戶觀翻

何齊父長

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

下退嫁翻

冬十一月延壽

自殺胥勿治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是歲于定

國為廷尉

姓譜周武王子封於邠子孫以國為氏其後去邑單為于

定國決疑平法

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

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師古曰言決罪皆當

于定國為廷尉民自

以不冤

師古曰言知其實平皆無冤枉之慮也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

為于偽翻

光上

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

侯奉兄去病祀

霍去病封冠軍侯子嬪嗣封薨無後國除故光乞分國邑以封其孫

即日

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

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諡曰

宣成侯發三河卒復土

乘繩證翻復如字

置園邑三百家長

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

復方目翻

疇其爵邑

應劭曰疇等也

世世

無有所與

與讀曰豫

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

言事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故

曰封事漢官曰凡章表皆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

功臣以填藩國

填古鎮字通

毋空大位以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空則

起爭奪之權也塞悲則翻

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為大將軍毋令領光

祿勲事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勲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

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考異曰百官表地節三

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為衛將軍

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

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

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司馬

當在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

年七月蓋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

鳳皇

集魯羣鳥從之大赦天下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

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

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

公羊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惡宋三世為大夫

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取也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于國之大夫也為恐當作無惡

鳥路

及魯季孫之專權

魯自季友立僖公行父逐東門氏意如逐昭公世專魯國至哀

公惡季氏之偏而不能去遂孫于郛

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

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

謂領尚書

事也賢曰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也昆弟諸壻據權

勢在兵官先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

師古曰通籍謂禁門

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應劭曰籍者謂二尺竹牒設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者相應乃得入也

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

師古曰寢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

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金功臣之

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

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

以防壅蔽

屏必郵翻去丘呂翻

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漢三

公九卿皆外朝今魏相給事中則得入禁中預中朝之議

帝興于閭閻

師古曰閭里門也閻

里中門也言從里巷而即天位也

知民事之難難

難古艱字

霍光既薨始親

政事厲精為治

治直吏翻下同

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

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

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

功德也

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

孫終不改易

師古曰言名久其職事也貢父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也非謂侍中尚書官

至子孫不改易也

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

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

以質其言

師古曰質正也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

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

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亡古無字通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

千石乎

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

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

不安

數所角翻

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

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

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匈奴壺衍鞬

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軍

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

顓渠閼氏單于之元妃也

其次為大閼氏將即亮翻閼氏音煙支

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

且子閼翻

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

古師

曰外城塞外諸城也如光祿塞受降城遮虜障等城是也

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

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

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

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

訾子移翻旁步浪翻

行未到會三騎亡

降漢言匈奴欲為寇

降戶江翻

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

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

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余據軍監位次軍正

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

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

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

所得西噲居左地者

孟康曰噲音辱匈奴種師古曰噲音奴獨翻余謂西噲自是一種為

匈奴所得使居左地耳非匈奴種也

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

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七

起閼逢攝提格盡屠維協洽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

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

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

勞即到翻來郎代翻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瞻翻

治有異等之效

師古曰異于常等治直吏翻

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

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

卒子恆翻

後詔使丞相御史問

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

貢父曰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

摠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

其上時掌翻

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

俗更多為虛名云 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

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為少傅

疏姓也考異曰荀紀立皇太子在

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 封

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

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魏為縣屬廣平郡唐

屬汝州有

平恩州

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

恩澤侯表冠陽

侯食邑於南陽郡

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

恚於避翻歐烏口翻

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

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保母阿母也復

扶又翻數所角翻

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

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

始六月壬辰以魏相為丞相辛丑丙吉為御史大夫疏

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

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

許伯

即許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少詩照翻監古銜翻

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

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

師古

曰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復扶又翻

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

其言以語魏相

語牛倨翻

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由是見器重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東海蕭望之上疏

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

據望之傳為大行治禮丞

上素聞望

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

望之問狀

下選稼翻

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以其人

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

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師古曰試令行

其所言之事或以諸他職事試之劉仲馮曰觀其意共是一條不當中分却頗解說也願說非也高者則令丞

相御史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余謂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

而分高次則非誤斷也

下者報聞罷

其言不可用故報聞而罷歸田里也

所白處奏

皆可

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處昌呂翻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

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師古曰箴戒也匡正也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

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

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

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

師古曰飭整也復扶又翻下同

非所以綏天

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

假與貧民

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

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為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

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

郡國宮觀勿復修治

治直之翻下同

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師古曰貸音吐戴翻種五穀種也音章勇翻

且勿

算事

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徭役

霍氏驕侈縱橫

橫戶孟翻

太夫人顯

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

如淳

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繡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于輦也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馮與憑同著音張呂翻侍婢以五采絲輓顯

游戲第中

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

與監奴馮子都亂

師古曰監奴謂奴之

監知家務者

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

朝請數稱病私出

樂音洛朝直延翻請才性翻數所用翻下同

多從賓客張

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

文顯曰朝常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

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人也孔穎達曰漢家僕隸謂之蒼頭以蒼巾為飾異于民也上時掌翻

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

師古

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亡古無字通

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

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

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

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

今大夫給

事中他人壹閭女能復自救邪

開古覓翻復扶又翻下同

後兩家奴

爭道

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

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

為叩頭謝乃去

踰與踰同
為于偽翻

人以謂霍氏

師古曰
告語也

顯等始

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

見賢通
翻下同

平恩侯與

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

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師古曰謂各各
得盡言于上也

於是霍氏甚惡之

惡烏
路翻

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

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

祿勲

功臣侯表平陵侯食邑
於南陽郡之武當縣

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

監任勝為安定太守

任音壬守式
又翻下同

數月復出光姊壻給

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

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

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

軍兵屬焉

兩宮未央長樂也城門京城十二門屯兵也北軍北軍八校兵也更工衛翻

以霍

禹為大司馬冠小冠

大司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故使冠小冠冠小之冠古玩翻

亡印綬

亡古無字通

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

司馬者

蘇林曰持但也

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

勲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

又收平騎都尉印綬

散騎騎都尉以騎都尉而加散騎官也百官表云散騎中常侍皆加

官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騎並乘輿車如淳曰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散騎及中常侍各自一官無員也中讀曰仲 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

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

數百姓貧耗窮民犯灋姦軌不勝

數所角翻勝音升又如字

於是使

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灋

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併連坐之也監古銜翻

緩深故之罪

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也

急縱出之誅

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

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

其後姦猾巧灋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

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

駁

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

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

師古曰弄

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

所欲活則傳生議

傳讀曰附

所欲陷則予死比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

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

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

齊襄公為公子無知所殺雍廩復殺

無知齊國大亂桓公自莒入立

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晉獻公信驪姬之讒

殺世子申生遂公子重耳夷吾乃立驪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里克所殺夷吾入立復為秦所執既而歸之卒

而子園嗣秦納重耳子園死迎文公遂霸諸侯難乃旦翻伯讀曰霸

近世趙王不終諸呂

作亂而孝文為太宗

事見十三卷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

開聖人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

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

開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

春秋之法繼統

君不言即位繼正即位正也

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

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

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治直之翻

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

復扶又翻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翻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

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殺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

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毆

毆與驅同

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

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

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

被皮義翻

大辟

之計歲以萬數

辟此亦翻

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

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

樂音洛

痛則思死捶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勝音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治直吏翻上秦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

上時掌翻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

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丘畧翻蓋奏當之成

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臯陶作士善聽獄訟故

以為喻也陶音遙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

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期猶心也議必不

對入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濫制寬刑罰則

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

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

辜蒙戮

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興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

獄不平故也

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

任輕祿薄

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

也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

是每季秋後請讞時

為子偽翻稱尺證翻讞語塞翻又魚戰翻又魚列翻議獄也

上常幸

宣室齋居而決事

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

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泳郡

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

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

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

律

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

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

孟康曰召求也招致權著已也猶賣弄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

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

事見上卷本始三年

車師田者驚去車

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

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焉耆為

太子

復扶又翻下同質音致走音奏更工衡翻

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

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

司馬憲

會古外翻意許吏翻

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

罪人免其刑使屯田

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

西域諸國有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者謂之行國其城居者謂之

城郭諸國也

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

請降

降戶翻江番

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

敢前吉憲即留一侯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

渠犂

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以匈奴傳校之知在三年

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

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

傳知

繼翻

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

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

以實之

為下元康二年匈奴爭車師張本

上自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

家

數所角翻

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媼

又顯

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曰媼師古曰媼女老稱也音烏老翻

及媼男無故武

無故及武昏媼

也子

上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日間賞賜以鉅萬計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

按外戚傳以博平縣吾二縣為湯沐

邑而地理志博平縣屬東郡

封舅無故為平昌侯

平昌侯國屬平原郡

武為樂

昌侯

樂昌侯國屬東郡恩澤侯表武封樂昌侯食邑千汝南

夏五月山陽濟陰電

如雞子深二尺五寸

深式浸翻

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

詔自

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立廣川

惠王孫文為廣川王

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自殺今復立文嗣封王

霍顯及

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

數所自削

山曰今永

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彊令發揚大將軍

過失又諸儒生多寔人子

師古曰寔貧而無禮貌寔通曰貧無可為禮謂之寔音其

翻羽

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喜許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

之

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

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

好呼到翻

人人自書對

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疾痛

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黥盡

屏必郢翻黥下入翻

奏封事輒使中

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讒言霍氏

毒殺許皇后

師古曰讒衆聲也音許爰翻毒許后事見上卷本始三年

寧有是邪顯

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

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

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

卒

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

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

太夫人言太后

太夫人謂霍顯上官太后霍氏外孫也

先誅此兩人移徙

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

下廷尉嫁制

執

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

官重太后故不竟也

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

然惡端已見

見賢通翻

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

師古曰言無處言先翻

遂令諸女各歸

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

會李竟坐與諸

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于魯趙衰

有功于晉田完有功于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

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

魯公子季友殺慶父立僖公以安魯國遂世為上卿

專魯國之政晉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及其反國伯諸侯衰皆有功遂世為晉卿有軍行至趙鞅遂與智韓魏分晉國田完自陳奔齊桓公禮而用之桓公之伯完與有功其後陳成子得齊國之政至田和遂篡齊而有之

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

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

周公輔成王七

年而反政於成王

而大將軍二十歲

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適二十歲

海

內之命斷於掌握

斷丁亂翻

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

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

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

分扶問翻

請罷

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

存問召見

見賢過翻

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

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

臣為知禮

朝直逆翻下同

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

聲

師古曰言朝臣不
進直言以陳其事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

也

師古曰言
失計也

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

徒度

洛

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

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

師古曰直讀
曰直朝直遙

翻

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

省悲
井翻

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

禹山等家數有妖怪

數所角翻
妖于驕翻

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

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

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
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

羔菟鼃所以供祭也
菟吐故翻鼃古蛙字

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

為于
偽翻召

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

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

菟同都翻

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

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

要古腰字通

顯及諸女昆

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

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

宮

師古曰在上林苑中處昌呂翻

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

期門董忠左曹楊惲

百官表侍中左右曹皆加官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

平尚書奏事分為
左右曹惲於粉糊

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為列侯

章為博成侯忠

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為樂陵侯

惲丞相敬子安上車騎將軍日

碑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

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

之右

師古曰右上也

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

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

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

聞

漢制上書不行者輒報聞罷

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

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

為于偽翻過古禾翻

見其

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

突竈突向也更不衡翻

遠

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

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

者在于上行

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戶剛翻

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

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

火患

鄉讀曰嚮亡古無字通

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

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

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

數所角翻鄉讀曰鄉

則

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

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

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

高廟

見賢通翻

大將軍光驂乘

漢制大駕大將軍乘乘乘繩證翻下同

上內嚴

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

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

從千容翻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其新翻

及光身死

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于驂乘

師古曰萌謂始生也

後

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

復扶又翻下同

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

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

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

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藉下取平也

然光不學亡術

亡古無字

闇於大理陰

妻邪謀

音灼曰不揚其過也

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

湛讀曰沈以

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先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

辛子恤翻

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

鮮息
淺翻

昔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

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先久專大

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

塞則
息翻

使人主蓄憤

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于

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

趣讀
曰促

雖然邕使孝宣

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

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業叢釁積更

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

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于楚

楚若敖之支莊庶為鬬氏

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事見左傳宣四年子文鬬穀於菟也箴尹楚官名克黃子文之孫箴之金翻

夫以顯禹雲

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

噍類

噍才肖翻

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

賈讀日價

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

若瘦死者

上時掌翻蘇林曰瘦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瘦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瘦師古曰瘦病

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瘦音庾或作瘠其音亦同或讀作瘦誤據本紀瘦死上

有飢寒二所坐縣名爵里

漢書本紀作名縣爵里師古曰名者其人名也縣所屬縣

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

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

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翻

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內亂

廢遷房陵

武帝元光三年立清河王義以嗣代孝王後年義之孫也

是歲北海太

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行下孟翻

勃海太守

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

師古曰左右謂側近

相次者先悉薦翻

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

治直

之翻下同

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為勃海

太守召見

見賢通翻

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

遠

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

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師古曰赤子猶言初

生幼小之意也嬰孩初生體赤故曰赤子積水曰潢音黃

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

也

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

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

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

後可治

治直翻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灋得一切

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

傳知變翻

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

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

師古曰鉤鉏也

皆為良民吏毋

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

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樂音洛

遂乃開倉廩假貧民

師古曰假謂給與

選用良吏尉安牧

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

好呼到翻技渠綺翻

不田作乃躬率

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

遂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

十本蠶一畦韭家二母蠶五雞畜許六翻

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

勞力到翻來力代翻行下孟翻

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通鑑書龔遂自勃海入為列卿因叙其政績

烏孫

公主女為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得尚漢外孫

願與公主女俱入朝

朝直遙翻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夫

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

更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

時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曰杜陵訾讀曰

貴

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

下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本始元年諡親曰悼置園邑復

扶又

夏五月立皇考廟

冬置建章衛尉

未央長樂建章甘泉皆有衛尉

各掌其宮門衛屯兵

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

師古曰言

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好呼到翻少詩照翻

專屬疆壯盛氣

師古曰盛與鋒

同言鋒銳之氣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

率多

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

榮畜

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索賢賢父上書訟罪廣漢坐

貶秩疑其邑子榮畜赦令以它法論殺畜榮姓也周有榮公子孫以為氏

人上書言之事下

丞相御史按驗

下選
訓下同

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

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

其夫人跪庭下受辭

師古曰受
其對辭也

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

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傳婢出至

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

惡烏
路翻

下廣漢廷尉獄吏

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

號戶
刀翻

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

兆死使牧養小民

漢書本傳臣生之
上有或言二字

廣漢竟坐要斬

要與

腰同考異曰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
表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

北尹彭城太守遺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
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
守為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廣漢
傳又云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婢自殺死蓋婢死已數年
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古師

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

百姓追思歌之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

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傅

傅泗水王鯨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

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

古師

曰究竟也謂周徧于天下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

朝直遙翻
爭讀曰諱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廼徵望之入

守少府

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

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

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

師古曰言決斷
諸縣姦邪之事

不委令
長也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

服虔曰披
有罪者籍

也師古曰
解讀曰懈

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

師古曰
於大會

之中及行縣時則取罪人以
衆行下孟翻下改行以行同

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

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

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

職居諸吏之上為右職

接待有禮好惡與

同之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

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

年有寵於莎車王

班書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蘇木翻

莎車

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

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

充國送萬年

姓譜奚姓夏車
正奚仲之後

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

說讀曰
慨下同

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

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

衛侯

衛士侯也伊循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使疏更翻

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

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

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

道諸國已屬匈奴矣

揚言謂宣揚其言於外也

於是攻劫南道與軟

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

軟色甲翻鄯上扇翻

都護鄭吉校

尉司馬憲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

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

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

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

莎車王

更工衡翻

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

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

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古師

曰言馬形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曰象龍也宛于元翻還仲宣翻又如字

上甚說

說讀曰悅

議封

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

使有指

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

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

不可以為後灋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

師古曰比必寐翻
余謂當音毘寐翻

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

師古曰逐競也要一

遙翻

為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

為于偽翻
長知兩翻

奉世不宜

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天下

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健

仔

館陶縣屬魏郡華戶化
翻健仔音接予下同

及淮陽憲王母張健仔楚孝

王母衛健仔皆愛幸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臨

上欲立張健仔為后

久之懲父霍氏欲害皇太子

父音

乃更選後宮無子而

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健仔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封其父奉光為邛成侯

恩澤侯表邛成侯食邑于濟陰邛渠容翻

后無寵希

得進見

見賢遍翻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

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

析律貳端深淺不平

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

奏不如實

上亦亡由知

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亡古無字通

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

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使

客

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傳知戀翻稱音尺證
翻過者過度之過也

越職踰濫以取名譽譬如踐薄

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師古曰殆危也

今天下頗被疾疫之

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

被皮義翻

毋出今年租賦

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

易以政翻

更工衡翻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

近其斯翻使

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

車師田者

數所角翻

鄭吉將渠犁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

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漢兵在渠犁者

少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

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

復扶又翻

魏

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

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

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

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

敵者

見賢通翻

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

謂不足介意也

今聞諸將軍

欲興兵入其地

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將軍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中朝

官

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

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

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

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

言民以其愁苦

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

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

師古曰言不得其人

風俗尤薄

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

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

師古曰左右謂近臣

在天子左右者

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

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

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云云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者屏牆也

上從相言止遣長

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

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為王盡徙車

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

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

章奏

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好呼到翻

數條漢興已來國

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

行之

數所角翻

相勅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

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上時常翻

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吉為人

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

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

吉絕口不道前

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

自陳嘗有阿保之功

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

章下掖庭

令考問

下嫁翻

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

史府以視吉

師古曰視謂曰示

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

不謹督咎汝

師古曰督謂視察之

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

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

別彼列翻非居用翻養弋

亮翻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

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

大賢之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

師古曰任堪也

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

宋白曰馮翊也翊佐也義取輔佐京

師復扶又
翻下同

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

少府正九卿三輔祿秩視九卿故為左遷

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余謂前說是

上聞

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

功

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承望之本傳之誤師古曰更猶經歷也更下衡翻治直之翻

君前

為平原太守曰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

即起視事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

初掖庭令張賀數為弟車騎

將軍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

師古曰徵證也數所角翻為于協翻

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

少詩照翻

不宜稱述曾孫及帝

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

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曰封

冢也

置守冢二百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子

者言養以為子也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

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

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

為于偽翻

安世乃止不

敢復言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置書

令謹備盜賊察徃來過客

昌邑王廢歸昌邑國除為山陽郡故令太守謹察之毋

下所賜書

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下選嫁翻

敞於是條奏賀居處

昌

呂翻著其廢亡之效

師古曰著明也

曰故昌邑王為人青黑色小

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

少詩沼翻師古

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翻

臣敞嘗與之言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

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

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

梟不孝鳥一名沅離詩注少好而長醜爾雅作鷩鷩草木

疏曰梟也大則食其母劉子曰炎州有鳥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從是而死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皆堅亮翻又于鴈翻乃復扶又翻

察故

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

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

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臣敬如今白癡者也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前言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

賀父聘謚

哀王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

治直之翻相

殺傷者當勿灋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其天資

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許吏翻

上乃知

賀不足忌也

三年春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

立建昌縣宋白曰今建昌縣舊海昏縣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焉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

壬子封宣紀賀封在丙吉之前按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

乙未詔曰朕微眇

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

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

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

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

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為博陽侯曾為

將陵侯玄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

地理志城

陽國有陽都縣恩澤侯表博陽侯食邑於汝南郡之南頓縣平臺屬常山郡博望屬南陽郡樂成侯食邑於南

陽之

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

散悉賣翻
騎奇寄翻

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

師古曰復
扶目翻

嘗有阿

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

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綈而封之及其生

存也

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
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綈繫印之組也音弗

太子

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

及子孫

樂音洛

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

愈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

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百官表

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

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

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

知其與議也

與讀曰豫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

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予謂絕弗為通者安世數其間人之辭也

有郎

功高不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翻

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

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

果遷

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

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

為子延壽求出補吏

為于偽翻下同

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

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

以太僕而加左曹官也

夏

四月丙子立皇子欽為淮陽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

孝經太傳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師古曰此老子之言而廣引之

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

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

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

供張東都門外

供居共翻
張竹亮翻

送者車數百兩

兩音亮

道路觀

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

廣受

東海蘭陵人

日令其家賣金共具

郎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下同

請族人

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樂音洛下同

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

立產業者

為于偽翻

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

師古曰諄惑也音布

內翻顧自有舊田廬

師古曰顧思念也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

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

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
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
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
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潁川太守

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

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沈約曰漢制五家為伍伍長
主之二五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
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
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
主姦非畜吁
王翻下同
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師

伍長

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下同

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

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

去羗呂翻下同其

治米鹽靡密

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

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

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

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

問它陰伏以相參

考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

咸稱神明豪

釐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

而後誅罰

師古曰力猶勸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後戶遺翻

務在

成就全安長吏

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

許丞老病聾聵督郵白

欲逐之

如淳曰許縣丞據地理志許縣屬潁川郡郡有都督郵分部屬縣

霸曰許丞廉

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

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

數所角翻

送故迎新之費

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

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弄匿簿書以盜官物

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

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

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

治直徵守

京兆尹頃之坐灋連貶秩有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

石居

太守秩二十石連
貶故以八百石居

卷二十五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

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
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

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

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

鄉讀
曰嚮

治民異等治直
之翻其

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上令有司求高祖功

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

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

公乘爵第
八復方目

翻考異曰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
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

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
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

丙寅富平敬侯

張安世薨初扶陽節侯韋賢薨

恩澤侯表扶陽侯食邑於沛郡蕭縣謚法

好廉自克曰節

長子弘有罪繫獄

弘為太常坐宗廟事繫獄

家人矯賢令

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為後

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國除為大河

郡師古曰矯託也

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

利妄笑語昏亂

師古曰便利大便音毗連翻

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

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

下選嫁翻

案事丞相

史廼與玄成書

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

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

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掩

而不宣

壞音怪掩讀與暗同

微哉子之所託名也

李奇曰名僕素聲名也

愚陋過為丞相執事

師古曰過猶謬也

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

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

侍郎名章史逸其姓

亦上

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

師古曰枉

也使自得自安衡門之下

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

而丞相

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

劾戶舉翻下同

有詔勿劾引拜

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

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

烏孫送烏貴詣闕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

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

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

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像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破

及帝即位光祿大夫

義渠安國使行諸羌

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姓

先零豪

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

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

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度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零音憐安國以

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

劾戶

是後羌人旁緣

前言抵冒度湟水

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也旁音步浪翻冒音莫北翻

郡縣不

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

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過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

零音憐種章勇

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

制者

易以

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

數所角

翻詛莊助翻

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

五六年乃定

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袍罕次年即平至是五十一年師古曰合約共為要

契也令音鈴

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

居之

數所角翻誘音酉

間者匈奴困於西方

謂本始三年為烏孫所破

疑其

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

種

復扶又翻

宜及未然為之備

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

後月餘羌侯狼何

果遣使至匈奴藉兵

師古曰藉借也據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

欲擊鄯善燉煌

以絕漢道

鄯上扇翻燉音屯

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

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

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

罕开羌之别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

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

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翻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

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

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到秋馬肥

姓耳變开為开字之訛也零音憐罕即罕字

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行下孟豫為備勅視諸羌毋

令解仇師古曰視請曰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

渠安國行視諸羌兩府丞相御史分別善惡別復是時比

年豐稔穀石五錢比

比

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孫球

謄錄監生_臣華春芳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八 起上章詔灘盡之
默闔茂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 以神爵降
集紀元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三

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

方士言增置神祠 時以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
康寶內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大

室山于即墨三尸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
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參山
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臨朐之果山於膳成山
於不夜萊山于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于琅
邪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
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又立五龍山仙人祠
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

致後漢志越雋郡青蛉縣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如
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鷄水經注曰禺同山神有金

馬碧雞光景儵忽醮即召翻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

之使疏吏翻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見賢遍翻使為聖主得賢臣

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讀曰趣音博也趨七喻翻舍讀曰捨施式智翻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

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師古曰如

說也是也矻口骨翻

及至巧冶鑄干將

干將吳寶劍名闕廬所鑄

使離婁督繩

公輸削墨

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

雖

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翻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

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

轉及至駕齧郝驂乘旦

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郝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

曰乘食證翻

王良執靶

張晏曰王良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

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
騄蹄於散輦遇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
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
哀作御師古曰宋哀云韓哀韓哀侯也時已有御此
復言作者如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周

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

愴

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悽愴寒冷也燠於六翻燠乃短翻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

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易以昔周公躬吐

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而刑

措不用故國圖虛也國音圖同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

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內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內之況大于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合謂九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

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王逸曰悃悃忠純一也亦猶實也

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

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師古曰勤于鼎

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者謂太公屠牛于朝歌也

百里自鬻甯子飯牛

師古曰甯

賣也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寧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裋褐短布單衣適至薪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飯扶晚翻離此患也師古曰及

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

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先祖考故世必有聖

知之君

知讀曰智

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師古曰冽冽風

貌也

龍興而致雲螭蟀螭秋吟蜉蝣出以陰

孟康曰蜉蝣渠畧也

師古曰蜉蝣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渠宋之間曰渠

畧郭璞曰似蜥蜴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噉之陸機疏云蜉蝣有角大如指

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

雨時地中出埃即埃字蝻音由

易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衆多賢士生此周王

之國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師古曰艾讀曰又

明明在朝

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師古曰章明也

雖伯牙操遞

鍾

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

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

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音音耳

逢門子彎鳥號

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應劭曰楚有柘

桑鳥栖其上枝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鳥號張

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執持龍頤頤拔墮黃

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鳥號師

古曰應張二說皆有據逢皮江翻

猶未足以喻其意

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

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

止曷令不行

師古曰胡曷皆何也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被皮義翻

是以

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師古曰殫盡也

太平之責塞

師古曰塞滿也塞悲則翻

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呬噓呼吸如僑松

如淳曰五

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呬噓者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

眇然絕俗離世哉

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離

力智

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

好呼到翻下同

京兆尹張

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

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遠於願翻幾居希翻

上由是

悉罷尚方待詔

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尚主也主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岐伯使

尚方是也

初趙廣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稱尺證翻唯敞

能繼其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

之上頗修飾宮室車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

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

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

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

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治直吏翻

公卿幸得遭遇

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

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

斷丁

此非太

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

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

謹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

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非空言也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

之言治直之翻

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于今者而用之

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

而壽考余謂此以仁壽二字並言仁則俗何以不若成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歐與驅同

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

竊見當世趨務

不合於道者謹條奏

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

唯陛下財擇焉吉意

以為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

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

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

娶諸侯女則曰承翁主

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

尚承皆卑下之名也

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奢人

人自制

師古曰言無節度

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

誅責也求也

周

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

未萌也

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也治直吏翻

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

世而舉臯陶伊尹

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陶音遙

不仁

者遠

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

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

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于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

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瑤

師古曰瑤者刻鏤為文瑤

音

蒙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

言為迂濶

師古曰迂遠也音于

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義渠安

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

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零音憐黠戶八翻

縱兵擊其種人

種章勇翻

下同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

無所信鄉

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仲馮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

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不信漢不嚮漢也作怨怒者通鑑畧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降戶江翻

遂劫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

背蒲妹翻

安國以騎

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亶

浩亶縣屬金城郡有浩亶水出西塞外東至允

吾人湟水孟康曰浩疊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浩水名也疊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門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閘門河蓋疾言之浩為閘耳杜佑曰浩疊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又曰廣武縣西南有漢浩疊縣故城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安

國引還至令居以聞

令音零

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

使丙吉問誰可將者

將即亮翻下同

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

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

師古曰度計也音犬各翻下同

常用

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

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鄯廓州地

圖上方略

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畧俱奏上也上

時掌翻下同

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

背蒲翻

願陛下以

屬老臣

師古曰屬委也屬音之欲翻

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

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將即亮翻

六月有

星孛于東方

字蒲內翻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

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

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

校戶教翻下同度輒營陳

立營陳則虜不得而犯諸軍可以相繼而度河陳讀曰陣

會明畢

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

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

驍堅翻

誘音西

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驍遣騎候

四望陜中無虜

大穎曰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陜四望者陜名也

陜音狹

夜引兵上至落都

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據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

浩靈縣有雒都谷劉昫曰唐鄯州治故樂都城

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

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

師古曰杜塞也

兵豈

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

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孟康曰在金城

日饗軍士

師古曰饗飲之

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

數所角樹

挑徒了翻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所數

具翻語牛俗翻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

欲一關而死可得邪言充國恃重不戰羌欲一關而死不可得也初罕开豪

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

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金城西部都尉也種

章勇質音致翻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

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并取滅亡別彼列翻天子告諸羌

人犯瀆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時募能斬

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
十五萬下豪二萬女子及老弱千錢
又以其所捕妻子

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
罕开及刼略者解

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亮翻

時上已發內郡

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

姓譖夏啟封支子於莘莘

辛相近遂為辛氏漢初中申蒲為趙魏名將及徙家隴西遂為隴西人余按此叙辛武賢之世然既以莘為辛而又以申牽合之以其聲相近也然周自有太史辛甲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

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

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

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

劉昫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為蘭州五泉縣余據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于王莽置西海郡即此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於徐吾非此鮮水也雖不

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扶

又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天子下其書充國下翻還

下同令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

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古師

曰商計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度也

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

復

復報也
子玄翻

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

空言非至計也

師古曰殆僅也
韻畧云近也

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

略

師古曰言被劫畧而反畔非其本心

故臣愚冊

冊謀也
籌也

欲捐罕开闢昧

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

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

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

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

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

師古曰負恃也

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

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

師古曰即就也
就其郡而拜之

賜璽書

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

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

師古曰此

畜謂畜產牛羊之屬食謂穀麥之屬
也或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

欲至冬虜皆當畜

食

師古曰此畜讀
曰蓄蓄聚積也

多藏匿山中依險阻

臧古
藏字

將軍士寒

手足皸瘃

師古曰戰圻裂也瘃寒
創也戰音軍瘃竹足翻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

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

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
小敵也數音所具翻

將

軍誰不樂此者

師古曰言為將軍者皆樂此樂音洛

今詔破羌將軍武賢

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

扶復

又

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

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

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

木候便為寇

師古曰謂阻依山之木石以自保固

罕羌未有所犯乃置羌

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

師古曰釋置也放也

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瀟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

者致人不致於人

師古曰致人者引致而取之致於人為人所引也

今罕羌欲

為燉煌酒泉寇

燉煌門翻

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

師古曰須

待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

之道

師古曰釋廢也

臣愚以為不便先零虜欲為背畔故與

罕升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升背

之也

背蒲妹翻

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升之急以堅其

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

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

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

堅

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

附著者稍衆

著直畧翻

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

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

累力瑞翻下累

重同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

罕丹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丹不服涉正

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

申充國上奏

上時掌翻

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

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

師古曰弛放也

望見大

軍棄車重欲度湟水

重直用翻

道阨陜充國徐行驅之或曰

逐利行遲

師古曰逐利宜速今行太遲

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

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師古曰謂更廻還盡力而死戰

諸校皆曰

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

降戶江翻

虜馬

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

兩音亮

兵至罕地令軍毋燔

聚落芻牧田中

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牧牧也

罕羌聞之喜

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

服虔

曰靡忘羌
帥名也

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

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

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

師古曰苟取文墨
之便以自營衛

非為公家忠

計也語未卒

為于偽翻
卒子恆翻

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

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

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

度徒

洛翻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

上時
掌翻

會得進兵

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

軍殺將以傾國家

將即亮翻

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

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

師古曰繡衣謂御史

將軍

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

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

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

往者舉

可先行羌者

行下孟翻

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

安國竟沮敗羌

復扶又翻敗補邁翻

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

中丞

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姓譜耿古國名為晉所滅子孫以為氏謂告語也

糴三百

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

師古曰言豫備糧食可以制敵

耿中丞請糴百

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使疏且費其半失此

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

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卒讀曰猝下同相因而起雖

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知讀曰智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

在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

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稊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徒調

弔翻乃旦翻難翻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

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易

制

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

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

度徒洛翻

其間郵亭

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

漕下繕鄉亭浚溝渠

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

治湟陁

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

晦

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配字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

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

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

謹上田處及器用薄

上時掌翻

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

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孰與孰同復扶又翻

充

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

師古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余據此言本之孫子

蠻夷習

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七

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

師古曰薦稠草

愁於寄託遠遯骨肉

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

鄧展曰班還也

萬人留田順

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法可稽

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

凡七十輩

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

羌虜即羌賊耳無預於胡

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師古曰一部為一校校戶教

翻吏士萬人留

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

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

也居民得並田作

師古曰並且讀如本字又音步浪翻仲馮曰並亦俱也

不失農

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

費四也

度徒洛翻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

臨羌縣屬

金城郡其西北即塞外

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

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

閒與閑同治直

之翻兵出乘危徼幸

師古曰言不可必勝徼堅亮翻又一選翻

不出令反畔之

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患

師古曰墮謂因寒瘵

而墮

指者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

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

師古曰間謂軍

之間隙者也

間古覓翻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

皆羌種在河西之間河南亡古無字通

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隍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

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

席上過也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繇古徭字通

留

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

曰兵法可期月而望者

復扶又翻下期讀曰暮

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

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

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

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

先零

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

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

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

燉煌門豁數所角割

今騎

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

羸倚為翻

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

種章勇翻

遠涉河山而來為寇

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

是臣

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師古曰各于其處自瓦解度徒洛翻不戰

而自破之冊也

冊與策同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

卒禁

卒讀曰猝

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

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

也即今同是

師古曰言俱不能止小寇盜

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

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

罷讀曰疲

貶重以自損

貶重謂貶中國

之威重也

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

言大兵出

塞而還人有歸志不可使復留屯以備免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

也

復扶又
勘下同

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

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

亡古

無字通
下同

媮得避嫌之便

師古曰媮
苟且也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

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

卿議臣

上時掌
下避嫁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

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詰去
吉翻

魏相曰臣愚不

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

數所
翻下同

其言常是臣任

其計必可用也

師古曰
任保也

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

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

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

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

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司農朱邑卒上以其

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是歲

前將軍龍頤侯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龍頤侯國屬
平原郡師古

曰今書本雒字或作額而崔浩
云有龍頤村作額者非頤音洛

丁令比三歲鈔盜匈奴

令音零比毗至
翻鈔楚文翻

殺略數千人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

所得

史言匈奴漸衰

二年春正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夏五月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

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

定計以定數計算也

羌靡忘

等自詭必得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

請罷屯兵奏可充國

振旅而還

書班師振旅孔安國注曰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杜預曰振整也旅衆也言振衆而還也

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

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孫恂曰漢又有浩星公治穀梁說

翻翰

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

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即自服矣將軍即

見

見賢通翻

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

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

以欺明主哉

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敷奏宜可以自矜伐為嫌

兵執國之大事

當為後瀍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

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

為于偽翻卒子

上然

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秋

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

師古曰且音子閭翻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

楊玉首

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

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

師讀曰率下同考異曰

宣紀五月羌斬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楊玉降今從傳

漢封若零弟

澤二人為帥眾王餘皆為侯為君

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

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處昌呂翻

詔舉可

護羌校尉者

護羌校尉之官始見於此范曄曰漢武帝時諸羌與匈奴通攻令居安故圍抱罕遣

李息徐自為擊定之始置護羌校尉

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

四府

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併後將軍府為五府

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

典蠻夷

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使如字

不如湯兄臨衆時湯

已拜受節

拜者拜官護羌校尉持節護諸羌

有詔更用臨衆

更改也音工衡翻

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

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同

師古曰酌況務翻即酌字也醉怒曰酌

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史終言其事卒

子恤翻

辛武賢深恨充國

以破羌希賞而格不行也

上書告中郎卬泄

省中語

辛武賢在軍中時與卬晏語卬言張安世始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宜全度之

由此安世得免武賢恨充國告印以此罪

下吏自殺

下遐稼翻

司隸校尉魏郡蓋

寬饒

百官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十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

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蓋音古蓋翻齊大夫陳戴食米於蓋其後以為氏至

漢初齊有蓋公

剛直公清數千犯上意時上方用刑灋任中書

官

武帝游宴後庭用宦者為中書官宣帝因之遂基恭顯之禍賢曰中書內中之書也

寬饒奏封事

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

師古曰言使奄人當

權軸也召讀曰邵

以灋律為詩書

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

又引易傳

傳直

翻

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

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

下選稼翻下同

時

執金吾議

據公卿表是歲也南陽太守賢為執金吾

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

大逆不道

師古曰言欲使天子傳位于已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

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

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

上

書訟寬饒曰

訟者訟其冤也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

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偽翻為于

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

食不求飽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

進有憂國之心

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應劭曰許伯宣

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託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於近侍也屬讀如本字

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

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

劾戶槩翻辟毗亦翻臣

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

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

剄到古鼎翻

衆莫不憐之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

旁步浪翻

欲入

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

鹿奚鹿盧侯

此侯不見世表蓋無食邑猶前羌陽雕侯言兵侯之類也

而遣後將軍趙

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

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

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據充國傳書此事於征羌之前通鑑因匈奴內亂書于此以先事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

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

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

事見二十四卷地節

二年閼氏音煙支

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

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

語牛後倨翻

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

至師古曰郝音呼各翻

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將且渠都隆奇謀

立右賢王為握衍朐鞬單于

且子余翻朐音劬鞬丁奚翻

握衍朐鞬

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

應劭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

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

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

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

鞬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

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

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

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已之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

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

也則錯

握衍朐鞬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

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

閭權渠單于子稽侯柸既不得立

師古曰柸音先安翻又音所姦翻杜佑山

諫翻

亡歸妻父烏禪幕

師古曰禪音禪

烏禪幕者本康居烏孫間

小國數見侵暴

數所角翻

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

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

師古曰長其衆

為之長帥妻七細翻長知兩翻

日逐王先賢揮

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音灼曰音田師古曰音

音是也

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

單于許立之

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太始元年

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

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帥其衆欲降

漢

師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

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

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

二人

小王將者以裨小王將兵者也一曰匈奴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以下凡二十四長為大

王將其餘為小王將即亮翻

隨吉至河曲

黃河十里一曲此當在金城郡界

頗有亡

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

將如字顧也挾也

漢封日逐王為歸

德侯

功臣表歸德侯食邑於汝南

吉既破車師

事見上卷地節三年

降日逐威

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

吉始焉

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

上封吉為安遠侯

臣功

侯表安遠侯食邑於汝南之慎縣

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

師古曰中西域者言

最處諸國之中遠近均也中音竹仲翻考異曰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為地

節也西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亦誤

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

烏壘

城與渠犂田官相近陽關在敦煌龍勒縣西宋白曰伊

州伊吾郡漢伊吾廬地宣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

壘城即此永平末取

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

此地置宜禾都尉

由此罷

西域諸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犂聞賦

利諸國取富給焉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今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咸服於漢故僮僕都尉罷

都護

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

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師古曰班布也

握衍朐

鞬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為薄胥堂立為屠耆單于張本

從才用翻

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

孫元貴靡為嗣

元貴靡楚王解憂長男也

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

親

復扶又翻下同重直龍翻

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

下避稼翻下同

大鴻臚

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

臚陵如翻

上美烏

孫新立大功

謂本始二年破匈奴也

又重絕故業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匈奴

奴婚親也

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

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

燉音屯

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

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

本約見二十四

卷本始三年岑娶漢書作岑厥

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

少詩照翻下同燉徒門翻

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

公卿望之復以烏孫持兩端難約結

復扶又翻

今少主以元

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于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

繇役將興

繇古徭字通

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考異曰烏孫傳請昏在元康二

年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為鴻臚蓋誤以神爵為元康也

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

恩澤侯表高平侯食邑于淮陽拓縣

謚法博聞多能曰憲

夏四月戊辰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

好呼到翻

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七月甲子大鴻

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

衰

治直吏翻下同

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

俸扶用翻

欲無侵漁

百姓難矣

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晉灼曰許慎云捕魚之字也師古曰漁者若言漁獵

也晉說是也

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

食一石則益五斗考異曰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五十斛也是歲東郡太守韓

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構

會吏民之後

構會吏民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師古曰構結也

俗多怨讐延壽

改更教以禮讓

更工衡翻

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

依古禮不得過瀟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

物者棄之市道

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

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

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

好呼到翻

所至必聘其賢士以

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

爭讀曰諱行下孟翻

修治學

宮

師古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治直之翻

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

揖讓

周禮地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及

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

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如淳

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

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

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師古曰趨讀曰趨鄉讀曰嚮趨七喻翻

又

置正五長

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長知兩翻

相率以

孝弟

第讀曰悌
下孝弟同

不得舍姦人

師古曰
舍止也

閭里阡陌有非常

吏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

民無蠶楚之憂

師古曰蠶杖也楚荆木也
即今之荆子也蠶止藥翻

皆便安之接

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

施式
政翻

或欺負之者延壽痛

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

師古曰言豈我負之
其入何以爲此事

吏聞

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

刺七
亦翻

及門下掾自剄人救

不殊

掾于絹翻師古曰殊絕也
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頸古頂翻

延壽涕泣遣吏

醫治視

治直
之翻

厚復其家

復方
目翻

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

令
之

必行禁之必
止無違者也

斷獄大減

斷丁
亂翻

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

縣至高陵

高陵縣屬左馮
翊行下孟翻

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

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

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

受其恥

重直用翻賢長吏謂縣令丞也續漢志縣有嗇
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

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
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民行實
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
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

咎在

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

傳知戀翻
下傳相同

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

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

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

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

又讓兄故云相移復扶又翻

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

歛與翕同

許及

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

馮翊統高陵襍陽翟道池陽夏陽衙栗邑谷口蓮勺

廊頻陽臨晉重泉郃陽襍武城沈陽襄德微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二十四縣

莫敢以辭訟

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師古曰紿誑也音蕩亥翻

匈奴

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

師古曰恚恨也

音於
避翻

其後左與韃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與韃王留庭

留單于
庭也

與韃貴人共立故與韃王子為王

師古曰與音郁
韃音居言翻

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
不勝

資治通鑑卷二十六